顧端文公年譜

年譜述

先曾祖端文公號居東林門人有以年譜請者公曰孔子大聖人其自敘只吾十有五數言耳余何人敢爾然攷宋大儒之所為也偶憶幼時過庭就塾諸事拾片紙記之自始生至十六歲隨意撮錄今此稿尚存篋中

先祖夔州公於崇禎丙子秋以戶部郎拜守夔之命辭歸養母部題有清慎勤剛坫官箴孝弟慈克傳家學二語時稱實錄閒居好稱說端文公言行以為後世子孫模範先君子受而錄之此全譜之所繇輯也

先君子幼侍端文公及弱冠掄魁久已潛心理學此譜雖閒出夔州公口授然精覈確核倍費苦衷惜乎原本散亾所存者什不及一貞觀少嘗受讀四十年來僅能約略大都茲用遍考羣書勉加補訂釐為上下前後四卷

菰川張隱君力贊成之邑父母徐侯欣然佐刻誠爲表章之一助云

是譜纂於甲乙改革之時先君子慮世遠事湮而作也書法義例多別見他稿一仍其舊罔敢少更至萬曆庚戌辛亥奏章因難備載故僅錄諸賢中知巳數言而原稿止崇禎間以後名家評贊概容另集

端文公誌傳行狀係當日名賢碩交手筆並極周詳而其中有一二未經訂定者如衆言記南臯鄒先生告假見麓蔡公方署部篆在癸巳任考功時而傳作丙戌封司事銓政自記內閣屬推羅宗伯太宰不從婁江問誰爲此議趙少宰曰顧驗封而傳狀俱作顧稽勳今悉僭加改正以從畫一

端文公所著諸書已刻者小心齋劄記涇臯藏稿大學重定大學質言大學通考當下繹東林會約東林虞山南

岳經正明道仁文志矩諸商語以俟錄制義策論等未刻者證性編還經錄桑梓錄識仁荅語學庸說論孟說略周易集解銓政記自反錄存牘嘉言編善行編其未就之書則晚年所集五經餘及命丁長孺作孔氏淵源錄二種後夔州公重刻涇皋藏稿名顧端文公集微有增刪先君子倣近思錄刻端文語要皆精採劄記商語諸書中至要語也貞觀留滯京師越七年抱痛南還則累世縹緗梨棗已與刼灰同盡惋悼何云年來刻證性編還經錄東林會約皆卷帙之最少者王司農幾菴屬馬中丞見五刻劄記於武林餘尚未能悉付剞劂并書以志愧

小心齋劄記昔賢謂與讀書錄相表裏先君子西疇日抄又與劄記相表裏向已板行先君子生平著述甚多今存者千百中之什一而已尚冀他日勉圖表章

五經餘義例久載西疇日抄頊忽見高氏書目復東林公啓久載涇皐藏稿頊忽入高子遺書又端文公東林會約首列朱夫子白鹿洞規前後文理截然而刻院志者忽於洞規之前增顧涇陽先生曰六字殊不可解眞覺盡信爲難惟有道者正之　貞觀謹識

顧端文公年譜　卷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道尊乎統學定乎宗統不一則嫡系混於餘分

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說朕觀闇暨用事士大夫毀

廉撤隅靡然從之使有道明德立之儒風率於朝何

以至是朕用睠懷先型特嘉追尚爾原任南京光祿

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德量淵凝文情泉湧豈魏科是重行絕學是肩居玉衡金鏡之司著秋月冰壺之韻事關國本一疏潔身迹遠權門三黜表直於是張孔孟之幟橫濂雒之旃時看魚躍鳶飛不問猿愁鶴怨痿痺療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八荒我闥大道不兼於好徑庸德豈孤於鮮能然而庭峻則招譏望隆則見嫉至聖不免輗近可知生既觸邪焰以逝

遭殁復懽瑲威而聹蝕朕企泳前英期登覺岸想高
風之可挹嗟耆碩以愸遺不有長夜之埋沉莫致中
天之顯遂玆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
道如無息之兩曜不舍旦昏學如無翳之雙眸難容
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眞功而奈何以爝炬笑貞明桔
槔誇洪潤哉朕將博採廷評廣稽輿論謚典祀典次
第褒崇不磨者奚止節義文章可望者正如日星河

岳繇綸式賁俎豆增光

制　誥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之　寶

先端文一生三奉　恩綸至是首稱道統學宗中推孔孟濂洛其於聖眞嫡系正體眞功三致意焉末更諄諄俎豆褒崇之典　文廟從祀所需者廷臣一疏上請耳十四年禮曹始列公名并嘉靖以前諸儒彙請增入兩廡　上嫌開列人衆著候旨行然追誦　制詞曷敢忽異數也敬用謄寫冠於編年若志傳以下諸文並出名賢洵爲實錄附見一二俾閱者知是譜之信而有徵焉　樞謹識

墓誌銘 以下並從删節

吉水鄒元標

常論世非無談藝者自公經義出遂以為王瞿復起握管者却步世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剳出遂以為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闢遂以為濂洛更甦虛驕者愧恥公雖不得盡其用然所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即寤寐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夫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謂公一日樹千百年計可矣鄒子於公有餘慨焉公之上書右沈司馬李司徒及銓曹諸事原不為一人一事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不滌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從千磨百鍊逼出眞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觀摩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轅轍為末學計者能

不熟數公軌行令後世有所師承焉銘曰世運昌明公揚於廷世不我與公投於林有鳳九苞噦噦其音四方來儀異地同心匪曰好我墜緒是尋手挽長河力破重陰猗歟我公如玉如金不泯者行洋洋者神是耶非耶吾道陸沉我銘匪諛天日鑒臨

墓碑

高邑趙南星

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眞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無何公亦削籍去太倉再被召公惓惓望之爲善及所上福清富平書望之破黨錄善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

訴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弟觀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死即扱之要地公救失爲報紙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爲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恒情萬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爲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慥慥君子哉嗟乎顧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

傳一

長興門人丁元薦

先生之學以性善爲本體以小心爲工夫季時問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亦可言無善而至善至善本無善否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話通得無善通不得無惡通得無惡通不得無善便非究竟義今以

無極而太極爲案猶可曰無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亦可曰無惡而至惡乎以兩極字合兩善字猶可曰至善本無善試以兩善字合兩惡字亦可曰至惡本無惡乎又曰算來算去只是躬行難世言工夫即以爲落第二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誨不倦乎試思爲何以不厭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推勘到這裏聰明才辨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即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上者一段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颷赴東林之名大振而癸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繩批根憚先生丰采者目攝而心疑之及上附銓書南北鼎沸先生不辨也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者惟先生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爲阱於城中先生沖然穆然不競不沮

身沒而精光更徹嗟乎其際微矣先生嘗欲作五經餘未就又命薦集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

傳二

宜興門人史孟麟

先生負必爲聖賢之志而才識倍蓰等倫自治公車言即爲海內宗匠其立朝大節有百折不回三軍不可奪者既而里居講學粹然一歸於正昔司馬温公以天下安危爲已任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先生憂時若疾痛衛道如饑渴殆任兩先生之任云先生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羲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曇聃二氏所自出下之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所自出也辨在毫釐千里異以一木支大厦一柱砥狂瀾苦心哉苦心哉請以俟後之先覺者

行狀

同邑後學高攀龍

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趙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翕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請託不行枋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欷息痛恨云　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有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叅之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每自幸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髫齔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即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

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取者必力爲表揚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猶有前後母嗣嫡之分吾以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逋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當必有矜余而諒余者於子則絕不爲干請　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容膝不知其他四壁不堊庭草不除帷幔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禿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闢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嫉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

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寃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介最嚴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於聖學一切元妙不得而岐之故其詣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先生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既久分裂失眞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

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摯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騖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皋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亾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

祭文

金壇于孔兼等

賢哉涇陽眞丈夫也進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阻之退欲明其道以開天下之迷而命又阻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進用而莫開元祐之籍以故敬業樂羣之日常軫名賢彫謝之憂一味厚道不忍舊契之招尤而反蒙黨護之嫌以故往來尺牘之中強半引躬自責之語昔文公疾革勉勵諸生曰道理如是止矣幸互相倡率牢固著足也兄之屬意同志想亦如斯嗟乎兄長逝矣事兄之事者尚濟濟其如雲憂兄之憂者尚茲茲其無日兄聞之乎抑見之乎

又　德淸章嘉楨

嗚呼先生殆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乎夫任豈易言哉有莘氏取予嚴於一介千駟弗視可不謂淸往來狂

主聖君之間油油然不少介意可不謂和乎也以其清信天下以其和洽天下而後能成其任天下之德業先生生平泊素汲齒若寒畯淸矣不言而飲人以醇取大致略細小無人而不欲引之於道和矣至立朝居鄉無念不在　國家無一言一事不關世教而其學脉宗貫不雜以禪不岐以元又粹然孔氏家法故曰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也

又　　關西李三才

余少年寡識閒嘗嬉戲惟公正色相戒勉余向學始令熟玩諸子潛窺古人撿身之精繼俾博覽諸史歷觀古人康濟之略事事提撕時時警覺名爲岔友實則嚴師春初猶以書抵余謂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逼出箇眞

身子來我爲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也逼出箇眞身子來譬如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得見眞色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之力反得見眞身於世諸賢眞有功於吾輩哉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嗟嗟非有大識見涵養熟能爲此語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者乎

歸安錢士完

廬陵劉日升

又

十餘年來士君子居鄉則修名檢有退焉若浼之風立朝則軌風節有批鱗不避之勇析理則高不入於空虛卑不涉於功利依然程朱正派　朝廷之上關係大綱常大利病昌言持之協力擔之罔敢依阿二三其間雖遇貶斥風力愈勁皆先生有以振之也世之當一官任一職率能程勞課績顧以用爲用其用也小先生爲當

世所推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幾無以自見矣乃以不用爲用其用也大古來儒者如明道先生年僅五旬有四晦菴先生立朝不過數十日修短貴賤又何論耶

又

潛江歐陽東鳳

先生視身世浮榮若輕雲之散空人間讚毀褒譏若鳥音之過耳惟見　國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則躍然喜或增一秕政進一奸回則悄然憂聞人有善如得其所欲而愛之護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拊摩之也善必以及人如解衣推食於其子弟也此其四海一腔萬物一體眞有孔門天下歸仁氣象倘天假之年無論用與不用皆足以破異同而消朋比乃沉痾未愈奪之桂臺巨川未濟棄厥舟航此則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又　　　烏程後學朱國禎

嗚呼先生之存殁與禎之得事先生豈偶然哉丁長孺每日顧師不可不見未知余胸中原有先生在也及余從東林講會一見心折再見體可投顧爲之死夫余非知學者知人生本直人性皆善而已余非能講者知師友當切磋義理當剖晰而已余非知先生者知其統一聖眞奬進來學爲今之元公文公直接尼山眞傳而已先生之道光明粹白如日中天十年來一人主盟四方風動漸道德仁義之場被範圍裁成之澤而先生謂斯道甚大宜化彼我泯形迹必煆煉一番剝落摧折存此一段精光於萬世而時流果然奮筆欲散其名存其實名豈先生之得已哉惟不好名故假庸以殁齒遯世以覺人作興同類以維不盡之脈其宅固非所惜也夫學

亦何常之有近世大都以禪爲根禪之精者爲聖而粗者流入於無忌憚賊人心壞世道此先生之所以憂而不得不講也今先生歿矣人既云亡會亦寖廢而二三同志猶能嘿嘿躬行以守遺訓異日必有過而以太牢祀者而余何戚戚之爲

又

寶鷄後學張舜典

先生道高而氣直學淺而養邃濂溪圖太極而後人未免生異議自先生有論而異議息矣考亭兼知行而過高者則以爲拘滯自先生有論而考亭知尊矣文成倡良知而固執者則以爲元虛自先生有論而文成益信矣論識仁而識之於當下則無不明之仁論體仁而體之於當下則無不存之仁蓋先生之學易簡直截而又

渾融圓通可謂紹述濂洛而直接洙泗之統者矣

又

高攀龍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生者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辨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緝民彝之一綫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爲是絕國家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呼如衛父兄而扞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類而破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千古之腹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不

足礙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於世俗蕩巢夷窟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於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爲大而莫之與越嗚呼吾於世而未始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况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餘歲而文章理學氣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名泰伯來而梅里片墟闢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涇皐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爲私百年爲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爲先生悲顧哲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貿貿焉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瞽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爲悲

又

同邑後學劉元珍

天地有正氣有秀氣有淑氣夫人而得其一已足以翊世教培元脈矧兼儲並擅如我先生者乎吾國藉先

生砥柱吾鄉藉先生正鵠吾道藉先生樹閑而秉鐸先生辭榮若浼而悢悢憂時試讀寤寐兩言閣銓三劄忠君信友何等肝膈先生沒而有能摧權焰持平衡獨立不懼者幾人此爲吾　國憂而痛先生者一俗之漸人吳會彌甚先生廉頑立懦轉移之妙人世不知而精神默默受之先生沒而有能稟先程振流俗以身爲教者幾人此爲吾鄉憂而痛先生者二吾性本善彼以爲無者直欲空本有以濟其無忌憚先生首嚴其辨先生沒而有能翼聖真糾時弊如救焚拯溺之不遑寧處者幾人此爲吾道憂而痛先生者三

又　丁元薦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而薦所爲先生慟者則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

學率以無善無惡爲審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謬悠亾忌憚之說有不勝其疑與忌者先生屹然弗動也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退處東山侃侃不稍隱避側目者傾國而與之對壘先生屹然弗動也先生論學曰宋人言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幸其可匿也論時事曰得罪天子猶可逭得罪執政不可逭也此其揉時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如秋毫不爲穿鑿先生飭躬嚴於繩墨不務矜飾望之若泰岳即之如春風勇若賁育退如處子者然庖解嗒焉嬰兒嗚呼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眞儒大成矣先生歿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人博厚寬平襟度矣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薦能不爲斯道斯世而慟也哉

又

太倉門人徐鳴皐

先生俯觀風會仰體聖眞樹躬行之標以排虛圓之宗闡性善之旨以塞無善無惡之流而說者曰陽明扶千聖之局發萬古之蒙先生奈何出而與之左也噫是惡知學惡知先生也說者又曰先生之學是矣獨奈何持國是於長林豐草間乎夫道無無用之體學非獨善之物仲尼轍環司馬君實將暝尚籌國事先生不忘天下之淡心惡可與淺中者道也今而後有憂道忘身如先生者乎有篤行不怠如先生者乎有立人達人孜孜與善而鼓舞不倦如先生者乎先生立朝大節表於國史居鄉行誼筆於家乘當禾禾不朽而慮有持兩端以議先生之後者則鄙生之所大恐而亟以一言白之也先生其鑒之

文集序

同邑門人馬世奇

夫六經者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具焉先生負望人宗位與年槪未足亶功德之施然先生之功德則均効之平言矣能讀先生文而維蜀之同異可化朱陸之同異可泯子瞻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歐陽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史稱韓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與雖所不悅亦爲引進聞人一小善自歎不及所用人率以公議士不知出何人門下杜相公罷政家居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喜若已出至所不可憂形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其責者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然不必盡知之葢先生之言皆先生之功德也今所需兩楹祔祀之典耳先生文具在知

必有援河津新建諸君子例以請者余少荷先生提獎惓惓以夾護桑榆相屬木之與余異姓昆弟也因重刻先生集成不揣數言竊比於詩人之小宛

求鄒先生撰墓志銘書　高攀龍

顧先生天所篤生爲吳中開學脉其一段眞精神直無有人我貫徹古今至晚悉無善無惡之辨龍初以爲此一語可了何用多言及歷世既久而後知此宗畢竟與孔門差却一綫誠哉不可立教深服先生之憂深言切也或問先生之學已徹悟否龍謂徹悟有二質美者逆輕悟輕質魯者逆重悟重有悟而我執未盡者有我執盡而後化者先生窮理精到幾於無我天假之年不日而化矣於今之世非翁不知其學伏惟椽筆特爲表章

先生所涉於世局者婁江一案四明一案淮撫之案卽
四明之案也拙狀據事直書惟指教幸甚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上

男與沐記略
孫　樞初編
曾孫貞觀訂補
元孫建封開陵較錄

公諱憲成字叔時姓顧氏世稱涇陽先生亦稱東林先生顧於吳爲著姓元末遭亂譜失相傳自宋將仕百七

公始居無錫上舍里世以貲雄爲德於里中入國學鄉
學數傳至諱廷秀者商文毅公表其墓廷秀子諱珩珩
四子次諱麟公高祖也號如月公子諱緯邑諸生性癖
嗜書落其產號友竹公子侍竹公諱夔字舜臣配朱氏
是生公父南野公諱學字文博配錢氏祖父皆以公仕
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南野公性孝
友倜儻負氣貌奕奕有神采貧居罰然慕范文正公之

爲人北遊觀　天子都歸徙家涇阜僦廛而市却美直
歸遺金急人之急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童兒婦女能
道之并州王公爲譔墓志銘所謂豪傑之士者也子四
人長諱性成字伯時敦樸有古風少作事毋能竭其
力文頭面愧汗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遂投筆服勞
以養邑孫少宰高其行給部劄遺以冠帶辭郡邑舉鄉
飲介又辭號涇田公次諱自成字仲時魁岸自喜棄舉

子業治生佐二弟下帷涇水之上灌莽一區經畫四十年幾成邑聚其才與量有過人者入貲授光祿寺監事晩而更刻其所爲文號涇白公又次即公與涇凡公諱允成字季時海內以比二程夫子謹按家世大概列諸簡端後從編年以次序公之生平涇凡公附見一二其間記憶之所及者或有參差所不及者尙須考證望我後人亟務求爲全帙云孫樞謹識

後學薛寀塡諱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初七日寅時公生

於涇里

庚戌年乙酉月戊辰日甲寅時格載星學正宗

三十年辛亥二歲

三十一年壬子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五歲

端靜如老成人

十月二十九日公弟涇凡公生

三十四年乙卯六歲始就塾

師萃峰周先生靖江縣庠生有師模見公坐少欹自起正之公俛首受教先生異之

三十五年丙辰七歲

受大學中庸

三十六年丁巳八歲

師省齋俞先生受論語
是歲贈公遷居石村

三十七年戊午九歲

受孟子及虞書

三十八年己未十歲

受夏書商書周書

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歲

師埥湖徐先生是歲贈公復還涇里公讀韓文至諱辨請於師曰親名當諱耶師曰然後讀書遇贈公諱夅宛

轉避之有不得避者輒鬱不樂師語贈公曰此子之志卓矣但未通方耳如尊名如何諱得苻韓蘄王教子勿諱忠君得無意乎贈公喜呼公諭之曰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吾也孺子識之公謹受命

四十年辛酉十二歲

公始習對聯同塾生多倩爲代師覺之召而詰焉公曰商量有之代則未也師乃解上不詐師下不許友閧者以爲難

四十一年壬戌十三歲

師左峰辛先生

四十二年癸亥十四歲

公日課多有餘稍去而游於諸子百家見贈公好閱南華及龍江林三教諸書請問贈公曰凡讀書不論何書要在立意處撥討不然即六經皆糟粕也亦奚以爲公誦其語終身

四十三年甲子十五歲

贈公貧不能延師命就鄰塾每晚歸必篝燈讀午夜不休兩大人敕之寢應曰諾帷燈默誦往往達旦題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贈公見之笑曰汝欲爲孔顏耶時公意嘐嘐然不可一世嘗疑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贈公聞而呵之乃止一日見曾晳責子輿耘瓜事始悚然收斂

四十四年乙丑十六歲

師澄泉石先生習舉子業師教作破題援筆立就三日教作承又三日教作起講對比公詡自爲之如宿習然先生大驚東里雲浦陳公過而試之命題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俄而呈稿陳擊節歎賞遇所知津津道說公名隱然動一邑矣陳語公曰子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陳名以忠孝廉官知州最善贈公日夕相過從時贈公儆壥而市義聲著遠近有逸金於肆者標其名購而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三十金意以爲報也又返之糴者既按價輸之粟矣五日價頓衰追之及於途而還其羨遠近手額賀顧翁有子也

四十五年丙寅十七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十八歲

師少弦張先生弟涇凡公亦受業焉涇凡公奇慧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也師商之贈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但不激不奮耳令更他師半歲忽請歸稟繩墨極其端方公問弟何感而遽如是涇凡公曰恐傷兩大人心公曰此是做人根子當與弟共勗之贈公是歲始能置家塾館穀之外餽遺供具富家相詫以為不及

二年戊辰十九歲

自是歲與涇凡公同肄業

三年己巳二十歲

師原錐張先生贈公爲公兄弟擇師云必欲得文行兼備之士久之始得先生一見卽曰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業可了須努力尋向上一著張名子期更名洪少遊唐荆川薛方山兩先生之門其授書不拘傳註直發其中之所自得者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公喜以告先生曰朱子絕世聰明卻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誠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都曉得聖賢話頭做箇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公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先生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問六十四卦務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語大可味公自是潛心章句一日講論語或問禘之說章公請曰惜也或人欠卻一問先生曰何也公曰假令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

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子必自有說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先生曰子意云何公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先生曰試舉看公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四年庚午二十一歲補邑庠生應應天鄉試

初少弦師論舉業云此事不可拘拘向佔俾中求原維師則云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公俱佩服之贈公言子曾見崑崙王山人詩乎當爲子坐進一格因出示其擬杜七歌題淮陰侯廟諸篇公讀之覺胸中廓然文境

日闢傳曰先生讀書不作經生見解沈思默識自以心
通聖賢之奧於遺文蓋廢枕席者八閱月而後憬然若
有得也應府縣試及院試皆第一公作念庭周先生壽
序云始先生令吾邑進不肖試之欣然賞異後三試三
冠先生每見所提勗皆在尋常之表一日手周元公太
極圖說程淳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授焉退而習之至
忘寢食周名邦傑臨川人
鄉試時上南兵部鄒公龍筆書略曰某之走金陵而就
試也家嚴呼而謂曰吾有一心事孺子能為我了之勝
於獲雋百倍某跽而請家嚴曰吾所識唐應麒者其父
居市中江寧蔣六飾裝而來不知其為盜也竟坐抵易
指以為贓父逮而亾子逮而繫應麒有母未老有妻未
歸母曰請於妻之家願返吾聘以贖吾子計聘雖返而
贓仍不足以償是為母者既失其子復失其婦為子者

既失其妻且并其身命而不保也此吾之所寤寐疚心也某復跽而進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眇眇一書生何能爲家嚴曰吾已籌之汝受鄉龍翁父母國士知上元葛丞向佐翁丞吾邑聞與江寧令同鄉若宛轉一言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之生也事白則母得有其子妻得有其夫應麒亦得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孺子識之某謹受命而行老師仁人也敢請鄉得書立白其冤鄉名塤餘姚人

問學於方山薛先生受考亭淵源錄

原確師是歲館陳公雲浦家公兄弟負笈以從適武進令謝師嚴贈所刻陽明文粹讀而旨之師知公嚮道甚殷遂率公兄弟偕受業於薛薛先生喜呼兩孫敷政敷教出締交親持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泗以下姚江以

上萃於是矣巽曰無怠老夫也公是時頗好言禪又遇元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公反其言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葢無所不留意而精神所注則考亭一錄也薛名應旂武進人兩孫大薛純臺小薛元臺

娶淑人朱氏

邑處士怡橋朱翁女

五年辛未二十二歲

公自爲諸生卽以文名世坊間所刻諸論皆其歷試冠軍之作也郡守施龍岡先生建龍城書院拔士之秀異

者親課之公與栢潭孫公繼皐迭居第一念庭周先生歲時致膏火資贈公戒必無受孺子寧以研田養耳自是進歲授經或家居或應聘弟子日衆其從游最早者武進吳大叅之龍江陰顧少叅言餘不能詳公自記一則曰余客鵝湖每操筆爲文到半吐半茹處輒覓一小艇放之湖心聽其所如四望烟波縹渺鷗鷺出沒咫尺杳然有千里之勢不覺栩栩欲飛歸而偃臥竹榻少選起而徐理殘牘淋漓滿紙顧誠不知何如亦往往自得也施名觀民福清人

六年壬申二十三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二十四歲應應天鄉試

是歲涇凡公補郡庠生贈公進公兄弟命之曰孺子故少戇脫令一旦儼然顯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侵汝但慮汝從市井學象恭歸耳象恭之害人心也甚於驕孺子無然公兄弟謹受命時贈公田廬在上舍者久爲宗人所并公請於堂上書一券與之其人大慚服

二年甲戌二十五歲作學庸說

公於制舉業意殊不屑塾間求示者衆恒以筆墨代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勿爲流傳

三月 二十一日長子與淳生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名

主考汝誠戴公洵奉化人仁甫陳公思育武陵人本房蓮巖黃公一桂南安人贈公聞報有憂色始公再試不售贈公以爲喜至是公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贈公曰吾聞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再試有司有司以爲不才而棄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爲東南冠闈闈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公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

九月刻百二草

即今海內所傳誦之文也行狀曰時先生名滿天下其爲文章斟酌古今獨闢乾坤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公

謂此非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雒關閩期於微析窮搜眞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

十月十二日贈公卒

公哀毀骨立苫塊中兄弟時相語曰吾父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吾父戒必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

五年丁丑二十八歲

公居憂毀瘠四方來學者僦居以待其出因勉起教授諸門人無籍可考惟鎭江錢應婁應旂見文集中

六年戊寅二十九歲葬贈公於涇西之新阡

贈公之喪逾年始得吉壤至是葬焉王公世貞譔墓誌銘

宜興史孟麟來問學孟麟字際明於諸門人中最親後長諫垣歷卿寺建言講學僉稱於時

七年己卯三十歲正月服闋

史際明曰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攜李間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輿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搉究竟葢期許於驪黃之外云

長興丁元薦來問學元薦字長孺弱冠受尚書後官尚寶司丞劉起東宗周推爲萬曆季年清議名臣第一

十二月會試北行

是秋涇凡公鄉試中式兄弟並與計偕刖友莫純卿而行後祭純卿文稱其爲輔仁之友䘏其孤嫠者甚至

八年庚辰三十一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二十名

主考吳縣瑤泉申公時行鄞縣丙仲余公有丁本房栢潭孫公呈二卷申一見決之曰此南北顧魏兩元也孫避嫌遂首魏而公居次終其身不敢當舉主之禮公亦以同學自居至孫歿公爲請䘏始述生平知巳之感

三月　殿試第二甲第二名　賜進士出身

吏部分送本部辦事

公與魏公懋權劉公國徵號楞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朞許慷慨論列江陵相一日語吳縣曰貴門生有三元會

日評隲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三公正約上書吳縣與其生救公已屬稿見魏劉書歎服遂附名焉稿略曰竊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寧有小人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少老師之於首揆將一切聽而順之歟吾懼其為隨抑逆而挽之歟吾懼其為激意者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所願聞也魏名允中南樂人劉名廷蘭漳浦人

四月二十五日次子與沐生

六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　秋督遼東餉

在差月餘盡除從前陋規及餽贐諸例武臣子弟來學者隨才奬薦悉却其贄瀕行葺賀醫閭先生祠

十月母太君六袠初度作母壽徵言國徵劉公序略曰顧生念巳成進士而其家贈君不及見於是作望涇西阡之詩走使迎其母太夫人養京邸太夫人不可則欲請告歸太夫人又不可於是顧生作念母之詩巳復念太夫人六十壽誕近矣手書其懿行示劉生且讀且解之曰孝哉顧生爲母之故而不有其官按公初第時尚事吟咏以後遂不復措筆

九年辛巳三十二歲在戶部本科

主一切章奏見本科題名碑時丁丑建言被杖諸君子若樂山沈公思孝定宇趙公用賢南皐鄒公元標皆維

豫籍公與同舍修吾李公三才養冲姜公士昌淚為不平明年儕鶴趙公南星入署語輒扼腕自是數公遂與朝局黨論相終始公與鄒一生從未識面切偲友誼全於書牘往返得之

十年壬午三十三歲

吳縣聘涇凡公入都教其子用懋因與弟用嘉俱北面事公寧國蕭思似以同官子問學思似字伯毅後舉於鄉與太倉徐鳴臯稱顧門兩孝廉徐字去聞皆先事陽明之學自是始知歸嚮

覃恩授承德郎贈父如公官封母太安人配安人

六月江陵病舉朝為醵金禱於東岳公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公馳騎醮壇手抹去之幸江陵壽卒得

免於禍是月差往張家口發互市馬價

關中馮從吾來問學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受業京邸後官司空謚恭定世稱少墟先生爲關學之宗仲好去師門最遠前後立朝都不相值集有答楊運長書曰近顧先生寄小心齋劄記辨無善無惡之說極其痛快向來都門曾從先生游別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甚奇門下謂千聖相傳道脉不至顛墜顧先生眞其人矣不佞何敢當公嘗與仲好書曰敬問吾少墟年來何爲方今宇內事一切如不繫之舟未有分付處此猶人所共見共知至於吾夫子一大事亦若無以異然却多不見不知公之潛心於玆久矣其何以啓我助我輒從王柱山寄蕪刻請正繆

娭墳胸無逃明眼願勿爲姑息之愛孤我萬里睠睠也又答張鷄山舜典曰少墟侍御向在都門曾有一日之雅不謂别來卓詣如此時仲好持所爲辨學錄屬張求教蓋公門下第一人也

十二月調吏部稽勳司主事

十一年癸未三十四歲

正月 大計白同鄉華衮政啓直之誣於尚書嚴公淸時許相國將主會試公上書略曰天下事所以壞者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有附之者焉又有效之者焉日積月累以至敗壞而不可收拾今之貢舉實類於是江陵秕政惟此不變且或從而甚之又從而爲之辭曰科塲公典也意而收之則雎意而棄之則矯付之無心而已

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談非救時之切論也夫救時者未有不用矯者也用之以乖世忤俗則不可若用之於今日科場以裁宰輔之子弟將暘谷以西昧谷以東人人快之夫何病於矯許不能用

二月 涇凡公會試中式見公方具告乞歸進曰弟知兄念母甚弟歸侍養兄居銓衡之地務安心盡職爲國事人才計可也遂不與殿試而南吳縣欲以館選收之竟不可得

三月調考功司 五月調文選司

魏公見泉疏論蒲州吳縣二相子科場事謫外李公修吾救之亦謫公請於吳縣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率能優容獨科場事無摘及者以其爲執政所諱也竊以爲魏李兩人方是眞能直言相國能優容兩人方

是眞能優容吳縣曰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與亾何蒲州以憂去公與同司孫公鑛再請魏李皆得南部魏名允貞懋權兄也公在司日孜孜人材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窮荒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闚人所不知未幾尚書嚴公致仕繼之者海豐楊巍

秋給假旋里

出都之日書約魏公懋權會於臨淸偕行至張秋訪孟公我疆論學兩日夜過荊門驛始別孟名秋茌平人抵家後同邑安希范來問學希范字小范家膠山去涇最近時年甫冠公與語喜曰吾窺子志非沾沾以一第自榮者因勉以性命之學後官南司封建言削籍爲東林六君子之一

是冬抱涇白公子與淪後殤公兄弟約各房有子三四人者更抱之於是仲季俱抱伯兄子一而公抱仲兄子一友愛之誼至今可想

十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家居讀易

公生平讀書多研求大旨不屑爲訓詁之學即於五經章句未數數然也惟易大全一書批閱再四蠅頭細字錄諸說於其上方大約詳於義理略於象數首推周子之太極而以無欲爲宗此則公生平易學也

五月先一月聞劉公國徵之訃至是移書哭而告之曰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選焉而置取舍於其間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憂度國徵不免於懷也國徵其悉之乎南皐鄒氏之烈焉而徙定宇

趙氏之忍焉而遷復菴吳氏之亮焉而誹勺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熊董氏之狃焉而挫對茲黃氏之感焉而投健齋曾氏之愷焉而播蓮洙孟氏之挺焉而擯希宇郭氏之勤焉而搖鴻泉范氏之諒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猶可知也若乃內權漸隆外權漸替君子小人如水如火強而平之須臾無忌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知也國徵其悉之乎庸得晏然而已哉雖然國徵往矣而余及懋權所與左右切磨相期於聲氣之表者固耿耿在也而今而往或國徵之所未究而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徵也又或懋權之所未究而余究焉亦猶之自國徵也與日者余嘗就懋權而裁焉國徵實滚圖之

十二月撰高室朱孺人墓誌銘末云攀龍言母病二年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始外王母夢霞衣人持果

咲之覺而振母之生口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卒體瑩瑩有光擬得道云顧某曰是非余所知也子所知者孺人女而女婦而婦母而母其於死生之際何所不廓如也自頃來海上曇陽之事起說者多好言怪余是以略而不論

鄉試本房黃公至涇留侍者三月丁長孫之喪是歲讀書涇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溧予視卯辰間尤盛宜興王永圖年十四公携歸撫而教之妻以長女後歷郡守服官有聲績王字惟懷自是遂家於錫

十三年乙酉三十六歲家居讀春秋

名所居曰小心齋

乙巳劄記曰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劄中僉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予又不能無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稱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爲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何等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小

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執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卽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七月 魏公懋權訃至哭之如劉公有曰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慊於志故嘗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胸中故嘗樂公自言此數語乃懋權實錄非他人所知

與王辰玉衡書勸以避嫌勿與秋試辰玉太倉相錫爵之子也太倉意不懌然公特甚愛其才故爲忠告師雲問陳繼儒最昵於王公時時與進嘗刻其所爲就正錄後庚戌攻淮二疏時傳出繼儒手公亦不問

十四年丙戌三十七歲春講學於泮宮

應邑令李公元冲之請紳士聽者雲集高存之攀龍與焉作困學記自云年二十有五聞令公與顧先生講學始志於學又作日記自云終身師事顧先生高初字雲從公教下後學第一人也

作李見羅先生文集序

略曰近世之學者沈於訓詁溺於辭章謭謭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有人焉起而招之曰爾其歸而求諸

心斯其意亦善矣及此説既行學者又曰惟尋索本體至於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所便而曰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也愚竊傷之見羅李先生始亦嘗習其説已讀大學有得磨勘累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部大學又其註脚此孔子既老經綸徹有悟於性命也嗚呼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概置焉而獨本修身何也彼無形而虛此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騁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周程張朱顧不揭此爲宗者當時斯道大明知學之士謹於自守雖以游楊之雜於佛老未嘗不尊奉其師説陸子公然與朱子抗而規矩準繩未嘗不嚴且

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慨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公弟子李侯元沖出其書示余心竊向往巳從羅君止菴遊彌信輒不量銓次其集以爲聖學之復明於世必自先生始見羅名材元沖名復陽止菴名懋忠俱江右人

七月假滿北行

是春涇凡公殿試對策極言內寵將盛羣小將逞 皇上念鄭妃之勞特冊立爲皇貴妃以私而掩公以一巳而掩天下貴妃或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弄威福於外宵人得志又將乗其偏矣 皇上懲張居正之專寄耳

日於二三左右臣以爲居正雖專與　皇上爲二則救之也尚易此輩且與　皇上爲一則救之也倍難欲賞罰之信且必豈可得乎讀卷者訝之置三甲後涇凡公退而自傷臣言之不得達　皇上也即達死無所恨適海忠介公瑞爲御史房寰所詆涇凡公與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合疏糾之削進士籍歸一時海內稱顧氏二難太安人喜曰膝下有人矣遂命公出候補北行過丁長孺於下邳語及新參一似重有憂者長孺避席曰是方標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公曰第識吾言異日當驗之自臨清迂道過南樂再爲文哭懋權魏公云寸心欲碎萬象俱失幾不能自持交情可見

九月補吏部驗封司主事

入都謁王太倉錫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乎公曰願聞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爲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爲是公曰又有一異事王曰何公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爲是相與笑而起

孟我疆問曰唐仁卿何以排王文成之甚公曰宋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詞也何但仁卿已爲唐述其語唐曰固也世之談良知者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公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文成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余不能釋然耳唐名伯元澄海人

十五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署稽勳司員外郎

二月京察有毀同官呂公新吾於執政者幾中以考功法公力白其誣得免呂名坤寧陵人

三月初十日奏為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事十三日奉

聖旨降三級調外任用補湖廣桂陽州判官添註

辛公自修以左都御史主察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遂訐辛給事中陳與郊兩參之質爲何黨辛何皆罷御史高維崧等訟言之降調有差公慷慨上言其略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訐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維崧等之爲公爲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　皇上既爲起鳴罷自修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在起鳴既

疑以宿釁蒙詬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辨皆過矣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郯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久之精神透徹誠意肇如雖褊心銳氣者亦慚愧而恍然自失矣抑臣又有感焉諸臣非科道而建言者必指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之捷徑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躓計無復之而聊借以自蓋其醜而逃於計典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　國朝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盛獨言官之氣稍不振每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怵牽裾折檻將不乏人他曹亦無繇而奮

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有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廢棄之摧折之一旦是非論定安得而不加殊擢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嫉其人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聽者內懷不服因而尋垢索瘢於是遂置其言并賤其人假令言者果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見棄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罟擭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得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奉　旨留本

黨護高維崧等肆言沽名好生輕躁顧憲成姑着降三
級調外任用前有旨特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
稟堂官定議具奏顧憲成曾否呈稟堂上官也著回將
話來命下尚書楊巍畢辭引罪而公謫判桂陽矣王京
兆用汲曰顧勲部自反之說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
陳侍郎瓚謂太倉曰勲部立論最平何以不免太倉曰
渠執書生之見狥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陳曰書生
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察勲部苦心恐亦不可不知公
疏未上時問太倉與郊言是否太倉曰貴堂翁楊二老
極贊以爲佳公曰老先生想亦必以爲佳矣但言官論
人亦嘗專疏未慮有推刃於腹者無乃此君胸中有未
帖帖處太倉曰君意似右辛而左何得無偏乎公曰今
不須論人只論事便屬不妥若被拾之人一一尋箇對
頭紛紛聚訟非政體也太倉不悅而罷 上詰問吏部

何無一人外補因出呂公新吾山東叅政新吾從臾公建言故亦爲時所忌

之桂陽任過家省太安人

時太安人抱恙公擬乞休太安人促之曰兒不行人且謂天官郎薄外補如　君命何不得已束輕裝就道至江西迂道臨川謁周念庭先生不値因拜其母而行

九月抵桂陽

朔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經道州游月巖相傳爲周元公畫太極圖處州人士咸來問業公以此地爲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三先生謫居大有德惠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并愧文字外無以益多士語

見記中後有曾紹芳若蘭以進士令烏程公在任時所
教育也餘未詳

十二月以差歸

十六年戊子三十九歲正月抵家

秋重定大學

以聖經三綱領八條目三節爲首章以知止節入止至
善章以物有本末自天子本亂末治三節連聽訟知本
二節釋格物致知餘同今本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
矣其指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
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爲
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

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較，沈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廼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亾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銓次，私以講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

歲大饑，公兄弟各𨮁廩粟以賑，詳李令救荒錄。

陞浙江處州府推官

公戀母不欲行，涇凡公適以薦起江西南康教授，兄弟爭欲控辭，太安人正色曰：君親等耳，無已，其一出一處乎。涇凡公曰：處州地近，兄第往，如桂陽前事可也。弟休矣。遂自請致仕，而促公之官。時涇凡公年三十有五。

十一月抵處州

公抵任專務德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公呼而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乎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朴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朴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已復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大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先於處州遇本房黃公奉之官舍留二月至離任始別

十七年己丑四十歲正月以差歸　二月抵家

浙巡按蔡御史行部至處州不敢以吏事見公卽假之差及歸太安人方病見四子列侍言笑如嘗時

五月二十六日太安人卒

時旱甚遺戒勿急舉襄而命公兄弟捐賑如戊子公哀毁如喪贈公時前後喪葬悉遵家禮

十八年庚寅四十一歲合葬太安人於贈公之兆

及門會葬者多即留涇肄業

十九年辛卯四十二歲

嘉善夏九鼎錢士升偕來問學九鼎字台卿嘗曰吾以經生言求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性命根源時事肯綮而吾經生言顧獨進益信爲學當反求之心也及秋中與會試瀕行公曰子往毋失李見羅先生台卿至都李

方在繫從獄中受修身爲本之旨登第後将疏救之士
升字抑之時猶未冠公語台卿曰抑之沖年而意甚廣
賢之所與朝夕切磨者可見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
不勝聡聡惟賢留意抑之明末賢相也台卿官安福令
卒其爲學苦思力踐不愧兩先生弟子又抑之弟士晉
問學年月未詳
鄒公爭如在吏部公與之書一願足下求賢以自廣勉
諸同僚以一體之誼俾各竭所知　祖宗設官獨於吏
部按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門四目四聰之旨一願足
下沈機獨運操其不測於規矩準繩之外無徇無抑善
惡分明勿但外存撫按之體內存臺諫之體反將吏部
之體作第二義一願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陋規此
規始嚴分宜至江陵彌甚堂堂天曹爲內閣作牛馬走
猶曰吾欲同心以相濟也吾誰欺欺天乎憖權國徵云

亾弟復狠籍草野足下一人獨肩千古之責足下之志伸卽弟之志伸卽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鄒名觀光雲夢人

八月服闋　十月給米於族之貧者

太安人遺租三百餘石公兄弟戒毋分授收穫後召族人之貧者量多寡給之自是歲以爲常

十二月補福建泉州府推官

二十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舉公廉寡慾天下推官第一

主計吏部尚書陸公五臺鄒考功孚如簡廉吏二十餘人用示風勵公時補泉州未赴以前任獲首旌爲陛名

光祖平湖人

作大學通考大學質言

自序通考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晉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為定至如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為徇也其異也非以為競也其得也非以為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為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而錄之俾覽者得詳焉

涇凡公序質言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為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為一卷同異得失大要

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畧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即諸釋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稍加抽繹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贅一辭乎曰善已謂予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顧執已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予而商之予退而籍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二月 公問涇凡公近來作何工夫涇凡公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

恰好處公曰喫緊只在認取自家涇凡公曰弟默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狷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公曰粗是眞色鍊粗入細細亦眞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若不論眞不眞止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處豈特狂狷不如涇凡公曰粗之一字害亦不小公曰果能認得自家則一切病痛如邪魔野祟見日自消譬諸身處春秋認定孔子作主五伯如何上得前身處戰國認定孟子作主七雄如何上得前涇凡公曰此正兄性善之旨也詳事定錄

高存之講選請教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爲足下贈涉世之難非一日矣譬諸行路者然東西南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能於不自覺之時嘗喚醒耳高錄其語於小冊敬佩之

序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年譜

四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本朝二百餘年，銓司出而復入者，自公始。將北行，會陸公五臺南還過錫，公從容請問明春內計應如何。陸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當。世道汚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公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門，蓋翰銓科道云。涇凡公亦於是月起北直保定府教授，九月陞國子監博士。

秋赴任北行　至京陞驗封司員外郎

到任奉堂劄委查題覆堂稿，本司文移撥吏書冊，及新設各官薦語簿。一切有無故誤情弊，時尚書立峰孫公鑨，餘姚人。

二十一年癸巳四十四歲二月初七日奏爲建　儲重典

國本攸關事

先是羣臣請立　皇長子爲太子　上諭少待羣臣數請　上數改期且盛怒諸言者是歲正月命並封三王以待嫡出公倡四司上疏爭之略曰　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殊與今事不類乃以其合於已也援而附之是爲遵祖訓乎是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乃以其不合於已也置弗爲省豈　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天子繫乎天太子繫乎父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其不可三也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元子

升儲諸子分藩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僵所由
也其不可四也　皇上以　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
皇上爲法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矣
其不可五也且夫　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今庶
民之妾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豈必如輔臣錫爵之請
須拜而後稱子哉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
年俄而一改再改猶可以歲月爲期今曰待嫡則未可
以歲月爲期也其不可七也天下之主以天下爲心自
金封之命下聞者愕然若驚小民嚻然聚族而議　皇
上責錫爵以擔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
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　皇上
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
惟　皇上有所不堪卽臣等亦爲　皇上不堪無端反
汗豈惟臣等不能爲　皇上解卽　皇上亦不能爲臣

等解其不可九也伏願 皇上斷自宸衷亟舉冊立大典宗社幸甚又上書太倉相責以從中調停請示定期時淫凡公已於正月陞儀制司主事史際明在刑科夏台卿辦事禮部各疏力爭事尋寢

三十日調考功司

三月奏爲闘 命惕衷自斷獨免事

尚書立峯孫公與趙考功儕鶴主察一秉至公黜執政私人時太倉再召兼程赴闕及至則察疏已先一日上矣給事中劉道隆言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奉 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者堂上官回話公奉孫公命代爲具疏略言臣子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受事以來矢志奉公謂之盡職則可謂之專權似未

也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實耳不忍聞初四日奉　旨這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公與李公元沖合奏言計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議留虞淳熙楊于庭臣實從臾之伏願　皇上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不報迨救者羣起　上益怒革功郎職涇凡公與史際明並糾閣臣史擬杖得寬　旨予告而涇凡公於同官陳泰來疏內批出降三級調外補河南光州判官即日赴任至六月以差歸

五月孫公十疏求去右侍郎見麓蔡公國珍署部事適南皐鄒公告病蔡曰昨太倉言　皇上遣中官持鄒疏至閣著放他去公曰放去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　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

如是是惟　皇上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主德也相國曰如是吏部遂亦曰如是是惟相國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後數日蔡問及公對如前又久之蔡曰君所執良是覆擬留用奉旨鄒元標著照舊供職

七月陞驗封司郎中

吏部尚書缺推代者定宇趙公新任左侍郎署部事太倉屬首推羅宗伯萬化公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四科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常熟乎公曰是時威權在　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　太祖罷中書省

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一人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權臣之甚不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國家之甚不利也理亂安危之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　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一途卽冢宰兼推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乎故論用人大道理只當問其孰可爲內閣孰可爲冢宰不當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括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熟察而深計也因與劉偕謁趙趙曰業已成議且吳鎭事下部羅意頗不佳彼以我爲爲是之故也公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聽內閣指使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徐姚遵而不變內閣痛恨免歸千萬思算出此一

著與吏部合爲一家昔高新鄭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
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同衙門
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恐日
圜其殼中而不知耳趙往言於太倉太倉問誰爲此議
趙曰顧驗封太倉怫然然無以奪遂改推得心谷陳公
有年亦餘姚人

八月調考功司　十月二十九日調文選司

又十一月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事十九日奉　聖旨新

奉旨留用官告病的都不准吏部知道

言臣稟氣素弱近陟選司諸務棼雜朝夕拮据遂致心
脾受傷堂官再三督臣視事不得已仰瀆天聽乞放臣

回籍調理云云先是趙公定宇為吳鎮所訐十一月謝病歸公與都御史李公世達戶部侍郎李公楨謂趙賢者且大臣不宜以小人訐告罷戶侍再疏力為申辨章下都察院擬薄治鎮罪忽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并攻二李內閣陰陽其辭二李皆自劾去後高存之上惜才遠佞疏極言應宿猖獗狀侵閣臣應宿言高疏出顧某指使且肆擊前後吏部趙南星劉四科奉　旨部院會同該科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贓私及攀龍為憲成所使云云覆擬攀龍罰俸應宿降級及　旨下攀龍再降邊方雜職鄭材再辨不罪也公鬱鬱抱恙屢請堂官具題告假不得疏上復不允念堅請則似區區惜身名者姑就其力所能為按次第為之必不得而後去復勉出視事應宿疏中有云顧某職迹雖少於劉某而意大膽大則又過之公笑謂同署黃太垣曰昔韓魏公好

奬人善獨膽之一字不肯許人楊君浸以見許慨不能當耳公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個巡撫十三個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也

十二月安小范以南吏部主事疏論趙吳楊鄭等前事奉 旨逮問因閣臣論救姑從寛革職丁長孺補中書舍人越一月上言極陳時弊有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者二復及前事兩章皆直糾首輔又皆公門人羣小愈側目於公矣

二十二年甲午四十五歲五月會推閣臣忤 旨降雜職尋革職爲民

太倉數以病告請添閣臣　上論吏部將堪任者先名
望不拘資品多推六七員候點用尚書陳公謂公且勿
言某某應推退而各擬七人及相見質之皆合又皆以
舊閣臣王公家屏居首次尚書沈公鯉一貫舊尚書孫
公鑨都御史孫公丕揚少詹事馮公琦侍郎鄧公以讚
陳大喜令言之太倉太倉曰何不推羅宗伯公曰外議
與者半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推老先生認乎抑自認
乎推老先生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太倉曰羅
前推冢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何又不可
耶公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太倉復屬趙蘭溪言之公曰
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
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趙侍郎參飭羅之門人也
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公公曰此
非本司所得專也時陳註籍趙當主會推事奮曰吾明

日必推之看司官何為陳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
故事也若老先生舉口而司官停筆不下作何收拾趙
恚甚歸亦註籍公往言曰然則此事司官任之乎萬一
有言老先生何辭以應趙不得已出諭於衆曰朝中可
推者甚多但陳老先生之所主裁顧郎中之所採訪止
於如此聞者恠之奏上奉 旨詰責著將舊推閣臣通
寫來看於是列舊尚書陸公光祖都御史李公世達尚
書陳公于陛併萬化名上點用沈一貫陳于陛二員仍
切責吏部擅擬起召輔臣且仍推都御史等該司官俱
降雜職陳具疏引咎乞還司官職不允又言臣籍餘姚
前有兩閣臣謝遷李本皆以四品入閣而吏部尚書聞
淵耿裕金列首推臣謬以家屏等人望所屬鑨丕揚為
不拘資琦為不拘品世達乃向年曾推故遵 旨通列
陛下柰何舍臣而罪司官又不允因內閣疏救止降

該司郎中一員盧侍御明諏言之內批顧憲成姑且革職爲民不許朦朧推陞盧明諏降一級調外任逆給諫中立又言之遂并明諏革職中立降調且盡褫選司而回籍之黄公縉陞任之章公嘉楨俱不免矣當會推之日科中適有疏彈羅趙言此事臣一毫無與供職如舊陳始終求去疏十四上始得請公聞命卽出都門送者甚衆

司選時具疎劣招尤懇賜罷斥疏言近者考選科道臣始而核諸同僚之訪單旣而參諸臺省之訪單終而合之取成於堂官一念兢兢毫無意必而鬧穴嘩者竟以觖望悉力詆臣伏蒙　皇上曲賜矜照平時非有今譽之足憑而不疑其素鬪謗非有片言之自白而不信其詆方且督以安靜戒其煩擾臣小臣也何以得此感極涕零臣誠不肖少嘗誦致身之訓何敢以是區區者爲

恤但有如同里而不能知其人則人人可罔南臺而不足厭其望則人人可仇紛紜之端臣實啓之如國體何哉乞罷臣愚放歸幸甚疏巳具陳公曰選事付君若左右手奈何言去止之公嘗言同鄉中王巽菴最剛介可居此席王名就學武進人明年以儀曹郎調吏部

六月避暑於張家灣俟新秋啓行有問銓局者公曰秉銓須是心眼合一自踈菴王公在事倒瀾巳甚寅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稜久而其術亦窮惟宋商丘奉職循理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爲論執持當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狷陸類狂立峰心谷兩餘姚則依稀具中行之槩焉四君子一時後先柄

事世道之福也皆不得久於其位惜哉
丁長孺曰先生掌選事婁江故爲折節若推心置先生腹者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告婁江曰諾復云奈釜鬵何一日值其休沐先生推孟公一脉南通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婁江曰　主上朕兆甚佳君啓事正宜急先生曰有好朕兆不敢以激聒僨也然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以南宗伯召饒比部伸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納言盛春江廷尉東之李光祿植或起謫籍或藩臬或在告一旦濟濟九列徵君劉元卿以國子博士不期月轉儀曹郎婁江性下急議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顧各捐成心也當是時內而巨璫外而宵小日伺隙以逞先生挺挺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大事斧斷犀擘氣雄貫有若廼虛懷雅度談言微中又令人意消一黃門側推

中州臬巡方使者劾其逾限也事下部先生曰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寧留不盡之意於法外況苛求乎疏覆罰俸三凡其寛平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於尼聖有五衆焉退鄉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於咨訪先生質諸淸議間出獨裁某郞聲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擬外抑之爲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史卽其人也某令謗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剡先生力拔之尋以逐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甚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爲責吾第取其稱職已矣其邪正之辨吐茹之幾恒出人意表

九月抵家有疾始作小心齋劄記

公在部時已積勞成疾至是頻苦眩暈病中體究心性有所得輒劄記之始於甲午迄於辛亥手自刪訂爲十八卷鄒公南皐稱其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公讀書錄相表裏

夏台卿時丁憂聞公旋里復假館邑之孫氏來學於涇偕至者李東純元白葉晝陽升與錢抑之俱留涇上元白時困場屋各籍甚公卿間陽升以學行稱

二十三年乙未四十六歲家居有疾

三月病幾殆諸子環泣公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三絕句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看四十六年前嘐嘐妄擬古之人歲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應有事莫

將殀壽貳吾心喟然尼父欲無言堅白紛紛盡等閒但得此身還造化不留一字與人間一夕夢涇凡公手書一卷視之則金縢篇也覺後再夢涇凡公誦聲琅琅又即金縢篇詰朝與語不答而察其色喜甚再三詰之乃曰弟連夕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即室人不知也今屢見兄夢上帝其矜而許之矣公記其語示子孫無忘焉

二十四年丙申四十七歲春夏有疾秋始愈

史際明曰孟麟省先生榻前先生曰余病白藥不愈奈何余曰先生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昔謝上蔡言嘗忘可以已痴先生請試之何如後數月先生見召謂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余曰此以無心為忘

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怠之怠也。先生頷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時已歷春夏矣

又八月 作本房黃公墓誌銘其子拱寧孫命紳命聲等公亥第悉爲薦剡

九月 涇凡公病劇。公憂之。寢食俱廢。以間問曰。涇弟意中何如。涇凡公曰。此時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攙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公兄弟學力。並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

歲暮唐文選仁卿假歸。特過涇上。公問近日國事何如。唐曰。他無足慮。惟沈司馬繼山外結新建。內結權璫。必亂天下。公曰。沈與新建交情固不泛泛。但骯髒自喜。必不爲新建用。至結璫非賄不可。渠將何所取資。此論從

何處來都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少待之沈旦夕歸耳唐行沈歸信亦至中途詒札謝失言其時門戶角立羣小多爲間諜以疑誤正人後十餘年沈復有劉金吾僞書之事

作示兒帖

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

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昔在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再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連科甲亦無用處。又何有於一秀才。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便是一生眞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及應試。與淳補邑庠生。又二年與沐遊郡庠。

二十五年丁酉四十八歲作還經錄

大旨闡明性善。闢二氏虛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合一者。務反覆辨論。以求至當。後作證性編。此稿遂不

復傳示涇凡公亦有悱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略同

答門人書論學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眞血既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摩鞠育周處曲防無所不至看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話諺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擬爲乳娘見近儒於說功夫處往往薄而不屑於說本體處則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擬爲親娘似非究竟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般但緣

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世間孩兒都易長易養不甚以乳食為急諸大儒却知孩兒有易長的亦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難養的縱一胞胎所生尚自兩般三樣不能不多方呵護耳竊有一疑堯舜孔孟豈不大聖大賢而兢兢業業到老汲汲皇皇到老君臣儆戒師弟切磨不遺餘力將其難長難養反不如近儒易長易養耶抑其繩拘尺縛尚不知有單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髮放鬆淵墜冰陷是故見其易者未必果易還是心粗見其難者未必果難還是心細足下試看細的是本體粗的是本體這本體即在功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仰那箇是親娘那箇是乳娘也足下又遡自有宋及於我明後先諸儒考其因時立教之方謂仁義禮智互相補救今宜實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滋覺信之難

全欲求返異歸同最是切問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或云知得病便是藥子復何云無已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妖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爲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爲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爲善便眞能爲善要不爲惡便眞能不爲惡仁眞仁義眞義禮眞禮智眞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每誦之輒爲洒然若識不破跳不過終日營營只要陪奉這軀殼其與糞壤之蜖蛆何異到那裏無論親娘孔娘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如有可否願以復我

課士於同人堂

連歲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僦寓都遍至無所容公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構書室數十楹以居之省其勤瘁資其乏絕溪之南北晝則書聲琅琅如也夕則膏火輝輝如也過者停舟歎羨即行旅皆欲出於其途涇白公乃於小心齋之東闢同人堂規制弘敞萃四方學者及子弟甥姪月凡再試涇白公臨而課之自爲程以質多士刻之曰信心草賞罰激勸會規嚴甚試畢倣糊名易書之法公親爲甲乙擇其中之可以語上者朝夕鐫礪期於有成繆昌期當時久困諸生馬世奇君常方垂髫僉留之家塾又數年張可大觀甫以都司駐劉河來問業皆受公知遇最奇其後繆死璫馬死寇張死登萊之難論者以爲程朱之門所未有也其餘以文學政事稱

者另有錄

有問佛學者公曰佛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曰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

又曰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夌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説描寫性善兩下語意逈然不同然總是一個空其相去亦一間耳或曰若是則陽明僅與告子班乎曰告子恐未可小覷釋典七佛偈及二十七祖相囑付之語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業已被告子道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其學正與二氏相

表裏學者特以曾經孟子闢過不敢與之主張耳從上聖賢費盡氣力只要扶策這個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要壓倒這個善字孟子安得不闢曰荀子道性惡不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還是强人爲善告子直是嫌人爲善其爲流害孰大孰小曰陽明之視告子畢竟何如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出來陽明道性無善無惡却是虛虛地就光景上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元妙說只這些意思便會做病余不敢以陽明爲告子至其自以爲傳心秘藏超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必然也

里中錢振先其若家極貧同人之會公議之於童子中留與馬君嘗共筆研後成進士守郡歸亦以節著